

門檻那邊的世界

Pieris 談亞洲教會福傳真義

洪智偉¹

「亞洲的教會」不是「在亞洲的教會」，需要有更廣泛的聚焦與靈敏度，方能與無所不在的救贖的天主更積極地合作。本文作者透過亞洲靈修的「刻到深處的洗禮」，更進一步走入本土部落中，吸收、學習、傳授原住民傳統的靈修智慧與能力。他的經驗與聖經故事及宗座文告《新千年的開始》有所聯結，並由此提出神學反省，舉出一些相關的福傳準則與策略，為亞洲教會的使命指出同時具有創造性與批判性的思維。

聯合國的十年原住民年於 2004 年結束。這一為期十年的慶祝，始自 1995 年亞洲教會在泰國的 Hua Hin，舉辦了一個名為「在亞洲原住民中的福傳」的會議。在此，有一個召叫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重新批判性地思考教會面對原住民信仰體系的神學與福傳工作。與會人士肯定，數世紀以來，天主透過原住民的文化向他們發言。與會人士更進一步承認，需要透過「蒐

¹ 本文作者：洪智偉（Jojo Fung）神父，耶穌會會士，屬印尼省馬來西新加坡會區，現在任耶穌會東南亞地區原住民工作協調者。本文乃輔大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2006年2月7~9日主辦的「東亞地域少數民族宗教—薩滿教 / 巫術與基督宗教的相遇」國際學術會議所宣讀之論文。原稿為英文，由王文芳小姐譯成中文交本刊發表。

集與研究我們民族中的神話、禮儀、象徵、詩歌和比喻」，來促進「對原住民與其歷史更深的認識」。在神話、禮儀、象徵、詩歌和比喻之外，另外還必須加上「原住民巫術」的傳統信仰，因為藉著原住民巫術，可「促進原住民中真實的祈禱生活與崇拜」。

本文企圖批判性地反省我稱之為「划到深處的洗禮」，我視其為接近「那邊的世界」所必須跨越的門檻。第一段，表達 Aloysius Pieris 的「在亞洲信仰約旦河中的洗禮」神學，並以其為個人啓蒙儀式的跳板。在這個背景下，第二段提供我的日記故事中，關於「在深處的洗禮」的一個片斷，作為福音與原住民巫術之間文化與宗教的對話。第三段，提供以上「划到深處的洗禮」的神學反省，把它和與聖經有關「划到深處去」的故事及宗座文告《新千年的開始》作一個聯結。第四段，舉出一些相關準則與神學原則，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一些關於亞洲教會使命的創造性、但同時又具批判性的教會福傳策略。

一、向深處的跳板

在亞洲，我們神學風貌的邊界已經被數位知名亞洲神學家進一步往回挪移，他們已經率先踏入在門檻那邊的世界。他們的神學反省，促進了亞洲神學深入地本地化。Aloysius Pieris 是必須特別提及的人物，他「在亞洲信仰的約旦河中洗禮」的洞察性闡述，不僅提供一個批判的窗口，也為我提供一個參與類似「洗禮」的跳板。

Pieris 有兩個洗禮經驗值得我們注意，特別是他與一個佛教僧侶的會遇，以及他在恆河中的受浸。為了使佛教僧侶同意擔任他佛教哲學博士研究的指導老師，他必須經歷一個極謙卑的

「洗禮」，以取得其正式認同。他說：

有一天，我身著天主教神職長袍，手提一籃水果與鮮花，在一個佛教首領面前俯伏在地。我敬拜他，並要求他收我為弟子。自那一天起，在謙卑的行動之後，我跟佛教僧眾之間就沒有問題了。而現在（感謝天主），他們已接納我為他們當中的一個學者。

一旦被接受，Pieris 開始為期十八個月冥想指導的「師徒」過程，並走入佛教僧侶生活。這個經驗如此難忘，Pieris 承認它變為「我生命中的重要經驗：使我忘了基督信仰，但尚不致於否認，而接受了佛教自我空虛的滿全」。

Pieris 第二個「受浸洗禮」，是他在向北印度的 Benares 聖地朝聖時所啓發的。受挫於被金廟拒絕進入神聖內院，Pieris 走向恆河，他躍入聖河，並被完全不同傳統的信仰者所經驗的祭典所征服：

在這種絕對寬容的氣氛中，我覺得言語、行動、敬拜皆屬多餘。我突然了解到這樣的沐浴是天主的聖事，而不是以取潔禮之名，被人的剛愎自用所污染的宗教。在浩瀚的空間中，人與自然、與水、也與天主交融，我感到自己真正碰觸到某些超越宗教的東西，且因此碰觸到宗教的核心。

從水中出來之後，Pieris 在靠近恆河的金廟外面，在承認神聖臨在的朝聖伙伴見證下，舉行了感恩祭。

Pieris 的故事與批判性反省，成為我稱之為「划到深處的洗禮」的跳板。

二、開啓：躍入深處的經驗

亞洲的傳統智慧、原住民靈修、信仰，以及連我這個亞洲華人都不知道的「認知體系」，是很豐富的。自從 1980 年代我在馬尼拉接受神學陶成那幾年起，前面提到的 Pieris 的神學洞見就一直在我心中迴盪。幾年來，我感受到天主聖神引領我跨越許多界限，但這一次，對我研究 Sabah 西南內地，也就是衆所週知的英屬北婆羅洲 Murut 族的原始宗教而言，是一個跨越宗教文化門檻的開啓。我的人類學研究，主要是以觀察、參與的方法論為基礎，領導我走向一種備受 Edward Said 常年洞見所引導的直接參與，他主張「沒有任何一個人類科學的學問著作能忽視或否認其作者以人的主體性所涉入的是他自己的環境」。

Garing bin Muntalan，最後一位著名的 Murut 族巫醫，於 2004 年 4 月 26 日過世，就在我離開那個村落的數日之後。我協助他將近三年，也訪問了一些事件，使我有機會「穿越」入神靈的世界。向一個未啓蒙的「外部人」揭露這門學問，在神靈與巫醫之間構成一種嚴重的信任感的違背，會招致水神的憤怒。這樣的違背可能帶來疾病，甚至是巫醫的死亡。這個啓蒙提供我走向認識 Murut 族原始宗教與儀式的神秘知識的通道與窗口。

事實上，身為外部人，我覺得經驗這樣幸運的時刻，真是被祝福的。以下是對啓蒙儀式的描述：

- A. **跨越門檻**。2001 年 7 月 19 日，當我們走向水塘，我感到（我走在 Garing 身後）基督宗教與 Murut 原始宗教之間的對話自此開始。Garing 要我蹲坐在川流的水塘中；他則在稍微上游之處。他指示我：

1. 我必須在附近的溪流中「浸泡」四天並回到這裏，

如此水神才能給我一些魔咒。

2. 當我醉時，不可以與人打架，或怒罵 / 斥責任何人，或打人。
3. 我要認他為父。

浸泡之後，我與 Garing 開始一段談話。

Jojo：「你看到他們嗎？」

Garing：「是的，只有一個，是在消失不見之前一會兒。」

Jojo：「他們是仁慈的神靈嗎？」

Garing：「是的。」我感到他並不想說太多。

2001 年 7 月 20 日，啓蒙儀式繼續。當我們抵達，Garing 到上游去與水神溝通。然後他打破雞蛋並撒在溪流中。然後他要我沐浴。在池中，他與我浸泡和沐浴。很快的，Garing 要我靠近他。他要我帶筆和書。我以為他會坐在我身後。但是他移坐到一塊石頭上。他示意我靠近他一些，以便他能向我耳語。我把他口述的全部寫下來。

Garing 警告我：「非必要不要用，否則我會失去透過唸咒語由『水神』所給予的能力。」

Jojo：「他叫什麼名字？」

Garing：「今晚我會把名字告訴你。」

然後 Garing 向我說起他們提給他的問題。

Garing：「他是你的兒子嗎？」然後他向「水神」發誓說我是他的兒子。

Jojo：「謝謝！」

Garing：「當你下次在這裏時，我們要在月夜中整晚待在洞穴外，我們將可以看見他們，模樣非常潔白。」

我們在下午四點一刻前回來，我與 Garing 開始一段談話。

Jojo：「昨天，我坐這裏，你在那裏，他在哪裏？」

Garing：「他在我們之間。」

Jojo：「你可以看到他嗎？」

Garing：「是的。」

Garing 輕笑，並把他的臉轉開。

B. **那邊的世界**。次日，2001年7月21日，在我的晨禱中，這個啓蒙的洗禮性意義變得非常清晰。我了解到我自己的啓蒙禮是：

1. 走向亞洲信仰的洗禮(經由 Garing 的 Murut 原始宗教)，一個讓我繞過半個地球回歸的啓蒙禮(1997年，我向溫哥華島的保祿，第一世界國家的一個酋長，分享我想被啓蒙的渴望，他質問我說爲什麼原住民需要向我分享他們的神秘知識)；
2. 走向亞洲的貧困洗禮，即在 Sabah 內地 Bantul 村 Murut 族的貧窮洗禮：這個洗禮使我與耶穌，以及有其信仰與貧困的亞洲同胞(經由 Murut 族)認同，耶穌對早期巴勒斯坦宗教的貧困者所做的也是這樣。但是，這是進入 Murut 原始宗教的一種特殊的啓蒙儀式，它使我與接受猶太信仰(與加里肋亞的猶太原始宗教)啓蒙儀式，以及飽受文化邊緣之苦的大眾的啓蒙儀式的耶穌認同。

在 Garing 的指示下，傍晚時分，我在房子附近的溪流中沐浴。他告訴我說，當我在水中浸泡時，「水神」化成螢火蟲模樣在照顧我。2001年7月22日早晨七時一刻，我們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對話，談的是「水神」、我個人的輔導。

Jojo：「昨晚他有去你那裏嗎？」

Garing：「昨天午夜當我正要入睡但還清醒時，他來了。」

他問我：你的朋友在哪裏？我告訴他：他在那裏睡覺。他要我告訴你我的名字。」

Jojo：「你看到他了嗎？」

Garing：「當然，我看到他了。他獨自過來。」他輕笑。

透過日記故事揭露人的心靈有其先天的危險性，但是顯露的只是宗教內在的對話 / 經驗，獲致的結果是在基督信仰，以及被主流社會輕視，而且被極力描述為可疑的次靈修的邊緣化靈修之間，產生了豐美的混合。

三、「划到深處的洗禮」所引發的神學反省

(一) 個人反省

為期四天的啓蒙儀式是平凡中的不平凡，與信仰貧困及邊緣化的 Murut 族在鄉間的溪流中，在熱帶森林的遮蔽之下，其中有輕笑與敬畏。然而它仍然與我的燃燒樹叢經驗同樣的深奧且神秘。我真實地感到完全的謙卑，在生命的多元性中，明瞭到天主是神靈世界、人類世界與其他所有世界的創造者。

我了解到這個啓蒙禮不只是在特定時空下，跨越門檻的單一事件；它是一種禮儀性的「划到深處的洗禮」，聖化了生命的奧秘。它是如此「非常深」，以致我還無法完全掌握深植於整個受造宇宙的「神靈世界」的複雜性，更不用說至今我尚無法看見水神，還未學會與他溝通，或如何與他聯繫。對少數的 Murut 族巫醫而言，生命的神聖奧秘是他們每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為他們對來往於不同世界之間，以及為謀求鄉間 Murut

部落的福祉而與仁慈的神靈合作，有其認識與經驗。

進一步反省，我必須承認 Murut 族存在的物質化貧困中，有比那些想承認原住民的原始信仰的主流社會、文化與宗教更爲「富有的」部分。一旦將這種新發現到的「寶藏」，與現代以科技爲中心的生活型態相比，後者就因其明顯的虛偽不實而變得相形失色，更別提留在許多人心中的「空虛」了。

我認爲我的「划到深處的洗禮」，只不過是一個「聖顯時刻」，爲我打開窗口，去經驗生命奧秘的神聖性，那是在那些與天主親密相處的時刻裏，特別是在靜獨祈禱的寂寥中，我所經驗到的。

（二）與宗座文告訓導的關聯

在討論與宗座文告《新千年開始》的關聯時，「划到深處的洗禮」有一個附加意義。該文告以聖經中的「划到深處去」捕魚（路五 4）作爲開始，結果是「他們照樣辦了，網了許多魚」（路五 6）。

路加這段經文是在捕魚的脈絡下敘述。對畏懼海洋的人而言，海洋象徵危險、悲劇與死亡；但對蒙受恩寵的人而言，海洋，特別在其深處，有著許多未探勘的生物，有其美麗與吸引人之處。然而這段經文帶來的訊息是「做捕人的漁夫，並帶給他們新生命」。

這段解釋企圖捕捉路加使用 *zogron* 這個希臘動詞背後的特別用意。在古時，捕魚有其豐富的背景，因爲是爲熟悉希臘羅馬傳統的人寫的，路加指出一個被經師剝削了意涵的象徵向度，他們將學生吸引過來，透過對他們的教育，改變其生命。那個向度是誘餌，伯多祿將以天主聖言爲餌，捕男人與女人，

並帶給他們新生命。若焦點放在水的象徵向度，要將伯多祿呈現為一個對人作了破壞性工作，如同把魚抓出水面一般的角色，就會遭到困難。路加的餘意可在我們表達「他們吃下誘餌一魚鈎、魚線與釣錘」中發現，吃了誘餌的人不會被殺死，但會誘使人加入新的觀點。

由於宗座文告引用路五 4 的聖經神學訊息很明顯，我傾向於闡述路加經文「划到深處去」不同的差異點，因為我相信所謂深處，不僅是指亞洲「外邦人」中「尚未收割」的人數總和，他們等著受洗，成為天主的子女，然後成為教會的正式成員，並因此夠資格領受天主白白的救恩。

深處，事實上有著多重意義的暗喻。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深處是人類心理學上的暗喻，指的是人意識上的深度，而人生命中最深的深度，是人的精神面。深處是宇宙空間性的暗喻，向我們指出一個只知表面，但在表面之下有更多人類未知之處，因為在天主創造的已知與未知中，還有更多的太陽系與銀河。深處是暗示著全體（善的與惡的）神靈世界的超自然領域的暗喻，那是理性世界幾近無知，又值得去認識的世界。這個幅度挑戰著見習者，要他們自己躍入那些極邊緣、又被亞洲主流社會與宗教視為可疑的神修的深處。只有這樣的躍入，才值得見習者忍受在漫長艱鉅的歲月中「如同黃金在火中試煉」，因此，不論學到什麼，還有更多要學習之處，他們因此在跨越不同的人類與超自然領域中變得「機靈」。就神學上而言，深處指向未知的「空間」，而無所不在的天主，早在我們積極行動之前，就已存在那裏。

基於「深處」的多重認識論暗示，路加的經文勸勉亞洲教會在天主聖神所授與的能力下，大膽擁抱深處，因為天主聖神

早已在亞洲文化、心理學、宇宙論與靈修不同的向度中積極工作了。擁抱亞洲大陸的教會運動，永遠不會是單向的過程，而是需要彼此交互對話，需要由受教與不受教、接受與給予、充實與批評等角度，持續地「來回走動」，如此，教會會了解天主的無所不在，是在一切的一切，高於一切，並透過所有一切。

四、準則與原則：教會福傳策略的基礎

在福傳神學的領域中，合適而相關的準則與神學原則是必需的要求，如此，這些指導方針方能扮演好大膽、但具創造性又具批判性的牧靈回應之基礎的角色，使亞洲教會擁抱亞洲文化與宗教中崇高與美好的一切²。同時，教會對舉凡相反天主所賜予的人性渴望與生命完整性者，應該大膽加以抨擊。《宗教對話與福音宣報》這份文件明確地肯定了其他宗教的啓示性與救恩性的角色：

救恩的奧秘以天主知道的方式，透過基督聖神不可見的行動，向他們伸展。具體而言，是誠心地實踐其宗教傳統中美善的部分，而且在順從其良心的指示下，其他世界主要宗教的成員積極回應天主的邀請，並在耶穌基督內接受救恩，即使他們不認識或承認他為救主。

積極肯定其他宗教的啓示性與救恩性的角色，鋪陳了本土教會的神學基礎，為被輕視與邊緣化的、且被稱為「可疑的次靈修」的亞洲原住民靈修多種形式，提供了更積極的前景。

² 參閱：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 3, 7, 9, 11 號；《教會憲章》第 16, 17 號；《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 22 號。

(一) 再評價與評估的準則

爲了簡潔重述要點，則必須強調：若本土教會要改善基督啓示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相互豐富與批判的過程，則一些相關的準則是必然的。

首先，必須強調耶穌基督空虛自己，取了奴僕的形體，以及基督充滿天主性，這兩個神學原則的首要性爲「應該實現的條件」，要求原住民定期接受治癒與洗禮。唯有當此治癒能促進自我空虛的過程，方能准許原住民文化，特別是其慶典儀式，來充實並向我們傳福音。

對批判反省生活經驗的持續過程而言，這些鮮活的經驗其實是嚴酷的考驗，因爲這些鮮活的經驗有助於使準則產生真實性，以便再評價與評估原住民文化。

由於本人在研究原住民原始宗教文化時有限的空虛自己的經驗，本人要再提出一些相關準則，以便再評價與評估原住民文化的象徵。

1. **原住民認知體系有區分的能力**：任何有效的再評價與評估，必須隨時準備好去利用深植於原住民認知體系之中的豐富智慧，特別是區分什麼是「有益」於原住民部落，或什麼是「有害」於原住民部落的道德能力。
2. **經文的儀式是神聖的**：原住民部落認爲所有經文儀式是非常神聖的，而且必須由他們自己來評價。如同前述的認識論有區分的能力，對原住民儀式神聖性的共同認可，必須由本土教會充分地承認，而且這樣的認可對許多原住民信仰者而言，是安慰之源，因爲神聖儀式的結合不僅促進原住民信仰者的文化認同，也會有助於本土教會在原住民部

落中的可信度。

3. **儀式是靈驗的**：原住民儀式必須被視為有意圖的結果，亦即，禮儀專家道德性的意圖會影響欲求的改變。例如，治癒的意圖在激起身體的肉體一體性方面是靈驗的。

(二) 神學原則

以下列出關於創造、基督、降生、復活、聖神，以及好樹的六個聖經原則，以便為亞洲教會的教會福傳策略建立神學的基礎或理論。

1. **創造的原則**：創造事件提醒我們天主所造的一切「天主看了認為好」³。在按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之後，「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一 31）。所有在宇宙中被巫醫召喚來為病人治病的不同神靈，也是天主創造的一部分。這並不是要忽略有些在惡意要求下，被企圖不良的巫醫利用的惡神的事實。但是，必須永遠肯定並主張創造是源自於天主愛的創造。
2. **基督論的原則**：天主以人的模樣為世界帶來治癒。耶穌是天主具體化的神聖之人。在治癒貝特賽達的瞎子時⁴，耶穌「吐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被派遣的意思）水池裏洗洗罷！』」他去了水池，洗了，回來就「看見了」（若九 7）。另一個類似情形，耶穌說「有人摸了我，因為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了」（路八 46）。這證明了他中保的角色，也確認了他在天

³ 見：創一 4, 10, 12, 18, 21, 25。

⁴ 若九 1~7；谷八 22。

主的世界與有病的人的世界之間的救恩中保。本土教會必須知道，那些在其部落中，道德正直並且備受稱揚的巫醫，依然是在救恩工程中的「基督論的中介」的合法存在象徵。

3. **降生的原則**：在天主眼中，天主創造的人與萬物樣樣都好。在耶穌身上，天主親自肯定了人與受造界的美好。藉著降生事件，天主重建了人與社會的合一，因此，生命的完整與豐富，意味著健康、社會的正義與和平，以及受造界 / 環境 / 自然與人類間的和諧。天主藉著許多人（先知、司祭、耶穌和宗徒）完成了。在聖神降臨之後，天主持續地臨在，可以被了解為天主在世界上的聖神性降生。世界，包括原始宗教（以及許多世界的原始宗教知識）被天主聖神「劃過」。所有神靈受天主聖神的影響，除了那些藉著企圖不良的巫醫繼續罪的歷史的神靈之外。天主，一度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而今是在聖神內與我們同在的天主，能繼續完成天主的救恩使命，藉著許多其他的現代人，包括巫醫，給人帶來肉體的治癒，驅趕邪魔，並重建人類與受造界生命的合一與圓滿。
4. **復活的原則**：邪惡的力量與結構性的不正義（社會性的罪與人的罪的總合），永遠無法打敗天主帶給人類與受造界生命的合一與圓滿的努力。十字架不是指向他自己，而總是向前，指向天主，他存在且超越每個軟弱人類的小小陰謀與他們對權力的爭鬥。空墳指向戰勝死亡的天主，他打敗世界上所有邪魔力量。耶穌的復活是天主戰勝死亡的德能。藉著天主至高的德能，天主打倒人類陰謀之牆，並使天主自己不再受墳墓的力量所限。復活的天主現今變為給予生

命的復活主，他自由地使用任何宗教體系，以帶來天主的治癒、和好，以及正義與和平。天主超越任何宗教體系，有完全的自由來選擇他們其中之一，即使是原始宗教，作為給世界帶來治癒與和好的救贖工具。

5. **聖神的原則：**天主聖神瀰漫著所有受造物。天主聖神是生命的賦予者，也是生命的支持者。聖神重新創造了最原始的混沌與受造界，帶來秩序與壯麗。由創造至降生至聖神降臨，以至其後，聖神早已是天主的創造性媒介。聖神透過現今世界多樣的宗教體系，也在其中，繼續作天主的創造性媒介。天主完全自由地派遣天主聖神作天主救恩的媒介，給有病的與原始宗教的世界帶來「新的創造」，特別是在動物界、植物界、人類世界與神靈界之間，即使是在原始宗教與巫醫之中，並藉著他們重建平衡感、連繫與和諧。
6. **好樹的原則：**基於以上五個原則，亞洲教會必須認可原始宗教是天主創造的一部分，因為救恩無法與天主由耶穌完成，且現今由天主聖神繼續的救贖計畫分割。原始宗教的巫醫應被視為救恩的象徵，特別是，他們是部落中備受肯定的成員，而且他們誠實可敬的作為維持了部落的共同利益。他們是「如同在爐中的黃金」，因為他們是結好果子的好樹。《路加福音》提醒我們「沒有好樹結壞果子的，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的。每一棵樹，憑它的果子就可認出來。善人從自己心中的善庫發出善來，惡人從惡庫中發出惡來，因為心裏充滿什麼，口裏就說什麼」（路六 43-45）。手舞足蹈，巫醫治病與驅魔，難道不是「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

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瑪七 21)嗎？難道這不是很有意思，當若望抱怨說「師傅！我們見過一個人，他因你的名字驅魔，我們禁止了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谷九 38)。耶穌強烈反對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蹟，就會立刻誹謗我的，因為誰不反對我們，就是傾向我們」(谷九 39-40)。因此結論是，藉著原始宗教儀式給有病的人帶來治癒，並重建生活的合一的巫醫，是結好果子的好樹。

基於前述的準則與原則，下列的教會性回應是以作為本土教會牧靈工作者的重要指導方針來陳述，以茲鼓勵在兩個可敬靈修「生命信仰」之間的文化內與宗教內的批判性對話。

1. 教會可以由對巫醫的宗教儀式的學術研究獲得許多益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教會必須舉辦研討會與座談會，針對基督信仰與原住民信仰體系間的關係，做批判性的反省與了解。其中應涉及神學與諸如人類學與社會學等的社會科學之間批判性的共同事實。
2. 教會領導者必須懷著敬意詢問巫醫一些適當的神學問題：(1) 他們是藉著誰的能力治病和驅魔，以便界定能力是來自天主或邪魔？(2) 其能力的意圖目標為何，治病、驅魔或殺害與摧毀？當能力被無私地用來為部落服務，就具有價值，但若只為用來自私地充實他們自己，就是對部落的損失了。
3. 一旦界定了巫醫的能力與道德感之後，教會應該有意願接受巫醫⁵為天主的媒介，天主用他們藉著傳統的方式給我

⁵ 他們稱為 ilmu putih (馬來文)，意譯為「白知識」。

們的原住民帶來治癒。

4. 同時，教會必須強烈地譴責那些利用邪魔能力來摧毀人，並傷害人與多邊世界之間的多重關係的人⁶。
5. 除了社會科學的知識之外，當教會合法地使用自主權與原始宗教信仰體系時，教會應該信賴本土 / 原住民的智慧與知識，以便具批判性地傾聽認識論的差異。如此，教會將足以清晰地區分何者是巫醫，何者是把邪惡帶給別的人。事實上，在 Sabah 的 Kadazandusuns，那些運用「黑知識」的人，是永遠不會被視為 bobolian 的。
6. 教會必須鼓勵神職人員與巫醫在使命上共同合作，以作為天主的補充媒介（一同工作為在天主的救恩計畫內，帶來治癒和健康），並因此成為天主給部落的恩賜。不是稱「其他人」為魔鬼，反而該是時候去稱「其他人」為天主的補充媒介與恩賜，是天主把治癒的德能帶給我們民族的管道。
7. 教會可以鼓勵青年男女就讀健康的師徒學校，使他們接受關於神靈界、植物界與動物界—含有可見與不可見的力量之完整生態界，包括以不同的方式在 Sabah 的 Kadazandusuns 稱為 Kinoringan，而被認識的天主的神聖德能—的傳統治癒與原住民知識的啟蒙與教育。
8. 唯有師徒制得以保留原住民的重要文化遺產或制度，如原住民部落與社會中活躍的巫醫制度。他們的消失對世界、國家與本土部落，都是一大損失。每一位巫醫的死亡對整個原住民知識之庫，都會造成損失，特別是在草藥的使用上。

⁶ 他們稱為 ilmu hitam（馬來文），意譯為「黑知識」。

9. 最後，教會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制度，應被視為保護亞洲與世界原住民文化遺產與認同的防線，而不是像過去或在我們的時代中，教會對原住民文化所做的破壞一般。

上列的教會回應並非一定或完全。當本土教會進行原始宗教與基督信仰間的對話時，部分的策略會有助於本土教會的牧靈工作者與神學家，以為現在與未來的教會形成更多相關回應。

結 論

對處於亞洲土壤的神秘家與導師而言，在門檻那邊的世界並非外人，只是神靈世界的旋律對我們許多人是陌生的。神聖（邪魔亦如此）是可以在所有世界遇見的，在這邊或在門檻那邊，只不過恰好不同時間和 / 或類似的空間。在天主眼中，所有的世界都是天主的遊樂場與住所。不過在巫醫指導下，與由弱勢信仰的部落所見證的「划到深處的洗禮」，是必要的通道，通往與存在無邊界的神聖會遇之所，其既於時空內，也是超越時空的。

亞洲教會，主要的應該比較是「**亞洲的教會**」，而「**在亞洲的教會**」置於次要考量，必須藉著亞洲靈修的「划到深處的洗禮」，更進一步走進其文化中，包括那些被貼上「可疑的次靈修」標籤的文化中。這些靈修智慧應該加以吸收利用，以便授與本土部落，尤其是原住民能力，更甚者，是為充實亞洲年輕世代的文化。最後，亞洲教會需要有廣泛的聚焦與靈敏度，如此，教會成員方能與在亞洲內、無所不在的救贖的天主更積極地合作。